

郭小东 著

中国知青部落

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

第三部：

暗夜舞蹈

是落日也是旭阳，是暗夜也是黎明
是弓行也是舞蹈，是海水也是火焰
那是你我相守的岁月，那是你我相许的爱情



花城出版社

I 247.57/330

郭小东 著
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

中国知青部落

第三部：

暗夜舞蹈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SP/150 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知青部落. 第3部/郭小东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6

ISBN 7-5360-3535-7

I. 中... II. 郭...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3701 号

中国知青部落 (第三部)

暗夜舞蹈

郭小东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5 插页 400,000 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8001—14000 册

ISBN 7-5360-3535-7

I·2925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郭小东

生于兔年兔月兔日兔时，

作家、评论家、教授，其著作曾多次获奖。

主要著作有专著《中国当代知青文学》、《诸神的合唱》、《逐出伊甸园的夏娃》、
《知青人信札》、《文学的锣鼓》、《转型期文学风度》；

中篇小说集《雨天的曼陀罗》；

散文集《南方的忧郁》；

长篇小说《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1979：知青大逃亡》、
《青年流放者》、《暗夜舞蹈》。

总序

追寻“知青人”的精神家园

陈骏涛



郭小东与陈骏涛（左）

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交界的四五天，我一直沉浸在电脑上阅读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第三部《暗夜舞蹈》。这是我此生第二次在电脑上读这么长的东西。过去读小说都是捧着一本书，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或靠在床上看，如今却只能用一个姿势，死劲地盯着电脑屏幕，一边看一边还得不断地删除那些与正文无关的各种符码，才能顺当地读下去。坦率地说，这对于一个早已过“耳顺”之年的人来说，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我还是认真地把这部 30 余万字的长篇读完了，而且我庆幸我这四五天的辛苦并没有白费，因为我读到的是一部真正用自己的心血浇灌出来的，而不是靠技巧编造出来的好书。同时，我为郭小东终于完成了他的《部落》三部曲而感到高兴。这是他耗费了 12 年时间完成的一个浩大的工程（约 100 余万字），无疑是作为“知青作家”的郭小东的一部最重要的作品。

对郭小东的《部落》三部曲，我是一个跟踪阅读者。大约在 10 年以前，当《部落》第一部《1979·知青大逃亡》初版的时候，我就读了它，稍后还看了根据这部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1994 年，当《部落》第二部《青年流放者》出版的时候，我还跟郭小东搞了一个长篇对话，当年的《作家报》曾用几乎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对话全文。在那篇题为《精神的守望者》的对话中，我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除了应该有物质作为基础，作为依靠以外，还必须有精神的支撑。特别是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如果没有精神的追求，灵魂就无所依附，生活就没有意义，生命就会枯萎。所以，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人正在或已经成为物质的奴隶，物质追求压过了精神追求的情况下，《知青大逃亡》和《青年流放者》的出现是很难得的。这两部小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表现了作家的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映射出一种理想的光华。书里面的人物，大都有一

种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成功者中的一类人如肖邦，他是一个名作家了，但并没有陶醉在成功之中，甚至淡泊名利，非常不满自己的生存状态；成功者中还有一类人如林尤福，他腰缠万贯，身上也有一些劣根性的东西，但他还极力想做一点好事情，为知青朋友做贡献；失败者也不甘心成为失败者，如那个修单车的罗隆基，他流落街头了，但他内心深处的那种自尊自贵是谁也不能去侵犯的，他依然钟情于文学，还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即令是退隐者，如那个看守公墓的麦灿辉，表面上看，他似乎已经淡出喧嚣的尘世了，但其内在的精神火花并未熄灭，依然充满着道义感和良知，在许多知青人的心目中，他还是一个精神领袖。

这些言论在欲望膨胀、弥漫着商业主义氛围的今天，似乎是很不合时宜的，对于某些人来说，什么精神，什么理想，通通都是空洞抽象的东西，只有抓住机会、实现个人的欲望才是最实在的东西。然而我如今读郭小东的《暗夜舞蹈》，分明又感到有一种精神的幽灵在游荡着，他似乎并没有抛弃他多年以前的“知青情结”和“古典情怀”，他还在书中怀想着什么，追寻着什么，他始终被一种叫做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忧患意识、人格力量和宿命感所纠缠着。这突出地表现在书中的主人公李斯特身上。从《知青大逃亡》的方炜，到《青年流放者》的肖邦，再到《暗夜舞蹈》的李斯特，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人文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那种矛盾、痛苦和忏悔，他们的道义感和良知，他们的人道精神和体恤情怀，他们苦苦地追寻着以往曾经珍惜过，如今却变得有些茫然的了的精神家园，但这种追寻的结果依然是一片茫然。郭小东说，他写作《暗夜舞蹈》时就像是“在暗夜里跳舞”。我想这就是一种茫然的精神状态。李斯特的失踪，正是一个具有出众才华和孤傲情怀，又怀抱着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茫然的、悲剧性的

结局。“应该消失和行将消失的东西，是谁也无法阻挡的。犹如那残阳如血，它以无比雄壮的沉落告知我们旭阳是如何诞生的。我们没有理由吁叹这种辉煌的沉落。生命将以它最后的呐喊，把自己归于平静，归于无声的奔腾。我走了，但是我走了吗？”李斯特这样写道。整部小说贯穿着一种悲伤的基调，弥漫着一种悲剧性的氛围，我在阅读过程中，就这样地被这种氛围所裹胁而欲罢不能！

小说的基调和氛围是受到作者创作情绪的制约的，尤其是对于像郭小东这样主观情绪比较强烈、感情色彩比较浓重，具有某种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来说，作者的创作情绪是很容易在他的行文中表现出来的。郭小东不是一个为文造情的作家，而是一个因情生文的作家，即令在虚构性的作品如长篇小说中，亦是如此。以我的阅读感受，在《部落》三部曲中，作者的创作情绪是有一个发展轨迹的。在写作《知青大逃亡》的时候，作者是充满着激情的，他激情地回望过往苦涩和艰辛的知青岁月，整部小说笼罩着一种苦难感和悲壮的氛围，作者还不时地站出来代替人物发表激情的言说。到写作《青年流放者》的时候，这种激情有所减退，尽管他也回望过往的岁月，但他着重表现的是知青返城以后各种不同的命运和遭遇，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追寻，反思的成分显然加强了。而到写作《暗夜舞蹈》的时候，他的情绪显得沉静、淡泊了，似乎在用一种淡定透彻的眼光反视、省思过往的岁月，以及当下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暗夜舞蹈》在结构上有一个很精心的安排，即在每一章的末尾都穿插了“另类档案·追寻昨天的传说”，用知青后代的视角来追寻、省察他们当年父母的情感历程，而不是像作者以前喜欢做的那样，以知青当事者的身份出来现身说法，这也是作者的情绪转向沉静、淡泊的一个证明。我现在还不能充分地阐明作者的创作情绪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的深在原因，我只

能笼统地将其归因于这是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生活的演变在作者的创作心路上所留下的印痕。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在大约1700万的未成年人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正需要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的时候，这场运动却整个改变了他们以及他们家庭的命运，从而造成了一代人的精神创伤和中国文化的断层，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由于错误的决策所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郭小东以未满15岁的年龄就到海南岛黎母山区落户，在那里生活了整整7年。知青生活给他的人生刻上了永不磨灭的印记，他说：“黎母山给我的全部爱情和屈辱，几乎是均等的。”从80年代到90年代，郭小东始终钟情于知青题材的写作，他是少数既从事知青文学创作，又从事知青文学批评的“知青人”之一。1988年，在《知青大逃亡》出版之先，他就出版了关于知青文学的研究专著《中国当代知青文学》。这部本应写成类似专题文学史那样的著作，实际上却如饶芃子女士所说，是“郭小东以其体验对新时期知青文学的论证和解释”（《中国当代知青文学·序》），灌注着相当浓郁的作者个人的人生体验和主观感情色彩。他的文学批评是如此，他的文学创作自然就更是如此。

有些青年朋友可能不理解，为什么郭小东这一辈人会有如此深重的“知青情结”，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翻老皇历呢？还是面对此时此地的生活吧！这也许正是两代人的一种隔膜。对于郭小东这一辈人来说，知青历史曾经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给他们留下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要他们忘掉这段历史，抹掉这段记忆，简直是难以想像的；具有“知青情结”，可能还正是“知青人”良知的一种表现呢！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段

经历写下来，这对死者是一种祭典，对生者是一种抚慰，对后来者也可能提供某种启示。这也是“知青作家”与“五七作家”相近的地方：他们的创作都背负着历史，都有或轻或重、或多或少的“负重感”，而不像某些没有经历过那些岁月的年轻作家那样，可以很轻松地宣告自己与历史的断裂，并且不承担某种责任或使命。这大概也正是两代人所不同的地方。

当然，毕竟这场运动已经过去了30年，如果再停留在或诅咒或缅怀的初级水平上，就远远不够了，应该有所提升，应该以更开阔的视野面对当下和放眼未来。从这一方面来说，提出“告别知青情结”（张抗抗）又是适时的。郭小东本人也提出过“要从一种对自伤、自恋、自命、自怜的情结中蝉蜕出来，这是一种痛苦的蝉蜕。”《部落》三部曲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因为它既不像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那样，主要在陈述“知青人”的不幸和灾难，也不同于某些持“青春无悔”主张的知青作品那样，主要在缅怀逝去的知青岁月、搜寻美好的记忆，它不是孤立地、脱离全民族的境遇去表白一代人的苦难或崇高，而是尽量超越知青个体的境遇，试图以更深邃的眼光，更宽广和深长的时空意识，对知青文化的正、负两个方面进行较为清醒的观照，对“知青人”返城以后的生存状态和不同境遇以及他们的思考和追索作出有深度的反映。郭小东是个感情型兼思想型的作家，《部落》三部曲在灌注着作为“知青人”作者的浓郁的感情色彩的同时，又是充满着理性思考的，这种理性思考突出地表现在它的反思倾向上。当然，这也带来了这部小说一定程度的理念化的倾向，包括作品中的某些不必要的议论（主要在第一部中）以及略嫌缠结的语言（这一方面在第二、第三部中渐趋淡化）。我这里无意于对《部落》三部曲的理念化倾向作或褒或贬的评价，我只是说出我的这种感觉。每一个

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路数，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读者群，这种长期形成的创作路数是很难改变的，事实上也很难作出绝对的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部落》三部曲即将由花城出版社重版了。1989年，郭小东的一部文论集《诸神的合唱》在花城出版社出版时，我曾为之写过一篇序，如今他又邀我为他的这套书作序。我作为一个跟郭小东有将近20年交往，又看着他从青年时代走到中年时代的老朋友，自然不容推辞。但是，越是接近的人，可能看问题会越不客观。因此，上面的那些意见，只能算是我个人的一点读后感，决不是对《部落》的全面评价。对《部落》的全面评价，我想还是留给其他评论家和读者吧，他们对《部落》的意见（包括对它存在问题的提出和分析）可能会更加客观，更加公正，对郭小东本人也更有意义！

2001年1月20日凌晨写毕于北京天命斋

自序

在黑暗与虚无中移动



郭小东与冰心交谈

《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自1987年9月开笔至今，历时12年整。凡一百余万字。第一部《1979·知青大逃亡》写于1987年，出版于1990年；第二部《青年流放者》写于1993年，出版于1994年；第三部《暗夜舞蹈》写于2000年。三部小说的写作，都是历练长期的酝酿，而在短时间内一气呵成。第一部写了26天，第二部写了40天，第三部写了52天。在这些写作时间里，我几乎全情投入而把自己炼成一个神仙，一个白痴。我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我把自己变成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共生着他们的爱情、痛苦、梦想和欲望。我游走于他们簇拥着或孤单着的路上。我问他们的同时也问我自己：我们是否已经心力交瘁地互动着我们的人生。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对文学丧失了全部的信任，我觉得社会改造和社会理想的确立或进行，文学并非如我们曾经期望的那样，或曾如鲁迅期望的那样，“成为国民前进的灯火”，是为“对人类灵魂的拷问”，我对之不止于怀疑而是完全的失望，曾经的文学热情和期许，在一段时间里焚为乌有。一种悲观的悲悯的悲伤的情怀弥漫于心。我只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信笔写作。

这一切都源于我们不是生于遍地风流，而是遍地邪恶的现实中，我对之的极端认识有悖于我曾经固守的理想主义和文学的优雅与忧伤的情怀，那种称之为古典情怀的东西。每思及这些，我便有一种失落的感怀。

尽管如此，对文学心存感念或叫作难以割舍的习惯，以及在一些非常偶然的场合，人们知道《中国知青部落》而根本不知道作者其人，这令我非常感动。这就足够了！他们甚至关心着其它各部的写作与出版，对知青文学表达了极大的热情。特别是年初，一直对我的写作关怀备至的陈骏涛先生，在与加拿大知青文学研究家梁丽芳教授的访谈中，他谈

到对 80 年代崛起的知青作家，并对他们的创作作了精辟的评断，特意谈到我的知青文学创作并对原定第三部《立地成佛》的写作搁置表示遗憾和关切。我读着他的文字而愧疚自己对文学的悲观情绪。我想应该重新调整对文学的认识与期许。我终于在 10 月，对潜心已久的荒凉重新收拾，以便在本世纪最后的时光里，完成第三部《暗夜舞蹈》的写作。

在写作《暗夜舞蹈》时，我的心情一直处于一种茫然的悲伤状态。这是一种奇怪的状态，像在暗夜里跳舞，没有音乐，也没有观众，我只能凭藉内心的节奏，在冥冥中捕捉音符，在黑暗与虚无中移动，腾跳自己的脚步。于是我处于一个无限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时间是凝固的，一切都在显示着荒凉和落寞。我突然意识到，这正是我许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可却久久没有出现的状态，一种真正迫近人的内心智慧的自由状态。我无须去结构故事，寻找情节，我只须沿着心情的线索，把那种种悲伤写下就可以了。而且这种悲伤一定是茫然惆怅的，处于形而上的边界状态，与一切具体无关，它甚至不涉及事件和人，尽管有的事件和人本身就已足够悲伤，但那是完全不同的另外。

所以，我得以用平淡的笔致，去写那些处于生存漩流中茫然无措的人物，写那些在难以自主的环境中难以自持的故事。他们在故事中已谈不上什么理想，而是怎样生活和生存，是一种伤情弥漫在驱动故事，而不是故事包裹着怎样的心情。一年四季的心情故事，就是这部小说努力开掘与寻找的日常细节。

我不知道读者读后怎样？我写的这些也许是无意义的生
活所构成的故事，事实上是许多人都在过着的生活，无意义的漫长的琐屑的生存形式正构成了他们最终的生命意义。常态生活本身在消解着一种叫做阶级斗争的东西，在淡化或消弥这种在过去年代，被极端强调以至于挑动人与人作残忍杀

戮或争斗的仇怨。这种阴魂至今不散，但已是强弩之末。

我强调了温和——一切优雅和体恤的前提，这样一种人性魅力在故事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对于人而言，温和所涵容的东西太多，它是一种得益于教养的胸襟，是一种长期熏陶的灵魂姿态，一种达观和洞知的人生观，一种温雅的宽容的生活方式。在知青和他们的后代中，诸如冯耕、如风，乃至中间环节的一代人，诸如乔亚、伊杨等人，这些20~30岁的现代人，在心灵的底色上，已经完全不同干知青那代人。知青那代人是凌厉的、斗争的，不屈不挠且充满着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主义的；而后来的一代人，他们是温和的乃至优雅的，他们可能是欠缺生活的粗砺原色，或被称作缺失思想和理想的一代人。但至少，他们身上已开始消洗父辈莫名其妙的唐·诘河德精神，他们的意识中至少不会崇尚火药味和斗争哲学。这就有可能建树另一种生活，叫作温和的宽容的优雅的生活方式。它并不影响他们也忧伤，也忧国忧民，也伤时感世，也悲情时节。我同时也没有强调这两代人之间的深层冲突，温和是启示和化解这种可能冲突的情节。

我所要努力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仇怨是可能化解的，不是天生不可摧毁的。人也不可能靠仇怨或对仇怨的依赖为生存手段。这种生存手段曾被我们作为驱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和方式，其结果是不单社会退步而且精神沦陷，失去了时间同时也造就了畸形的人生。我的小说当然未能承担如此沉重的话题阐释，但作为一种人文建树，是每个文化工作者应取的态度。

我不想去批判什么，人选择各种生活方式生存着，这是他们作为人的起码权利，没有什么好人坏人，只有作为守法的人和犯法的人，优雅的人和粗砺的人，达观的人和促狭的人，快乐的人和悲伤的人，喝酒的人和不喝酒的人，珍视友谊珍视生命和青春的人或相反，社会就如此构成了它的色彩

和风景，同时体现着它的二律背反的原则。透彻了这一点之后，我们方知，过去的我们，或我们的过去，是生活在一种如何荒谬的人造氛围中。人制造一个清晰的迷宫来欺骗自己，来诱使同类上当，让大多数人在迷宫里寻求，而自己却逃逸到遥远。到一个与迷宫毫无理论和实践关联的乐园里去安享无耻与奢华。而人们对迷宫乐此不疲。过了许多年，人们才发现，迷宫是永远走不出去的，因为它从开始就只设置一个入口而根本就没有出路。但已经迟了。

已经迟了但人还得往前走，这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悲剧。

每个人的生命流程，都像是在暗夜里舞蹈一样，他必须适应这种与生俱来的常识，都必须经历，重新经历一遍前人或许许多人都经历过的观念、经验乃至摸索的历练，都必须在黑暗中做一回舞者。自编自导自演一番。在生命演练的意义上，没有人能替代能真正地帮你去完成这种演练。

我在李斯特和他的朋友们身上倾听了这种要求和理念。这种倾诉也是诉诸社会改良的一种方式与期许。明知现实的强大，于是你只好“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是对当下的无奈。

2000年11月22日

人物档案

第十章

- 李斯特** 广州人，男，46岁，海南知青，工农兵学员，作家、教授，著有《林中空地》、《雨滴》等长篇小说和文学史论著。在华南大学任教。不久前失踪。
- 肖邦** 广州人，男，46岁，海南知青。十二年不归，曾任兵团师部宣传队员，报道员，1979年回城，现为自由撰稿人。家住东山，有女友若干，系1970年10月17日屯昌大洪水幸存者，著有《天堂失火》、《鸟之灵》、《知青人信札》、《生死相依》等书。
- 于阳** 广州人，男，47岁，海南知青伐木队队员，1974年6月18日黎母山森林大火惟一幸存者。疑与另一知青领袖于晓阳为同一人，于晓阳为海南感恩河金矿霸主，死于矿山械斗。
- 林兵** 又名林莘莘，女，广州人，46岁，海南知青，后参军，1979年深圳大火救火英雄，伤残毁容。现为“三家巷餐厅”副董事长。
- 李大风** 李斯特之父，医学教授，延安干部，文革中携其妻郑雪冰双双坠楼自杀。